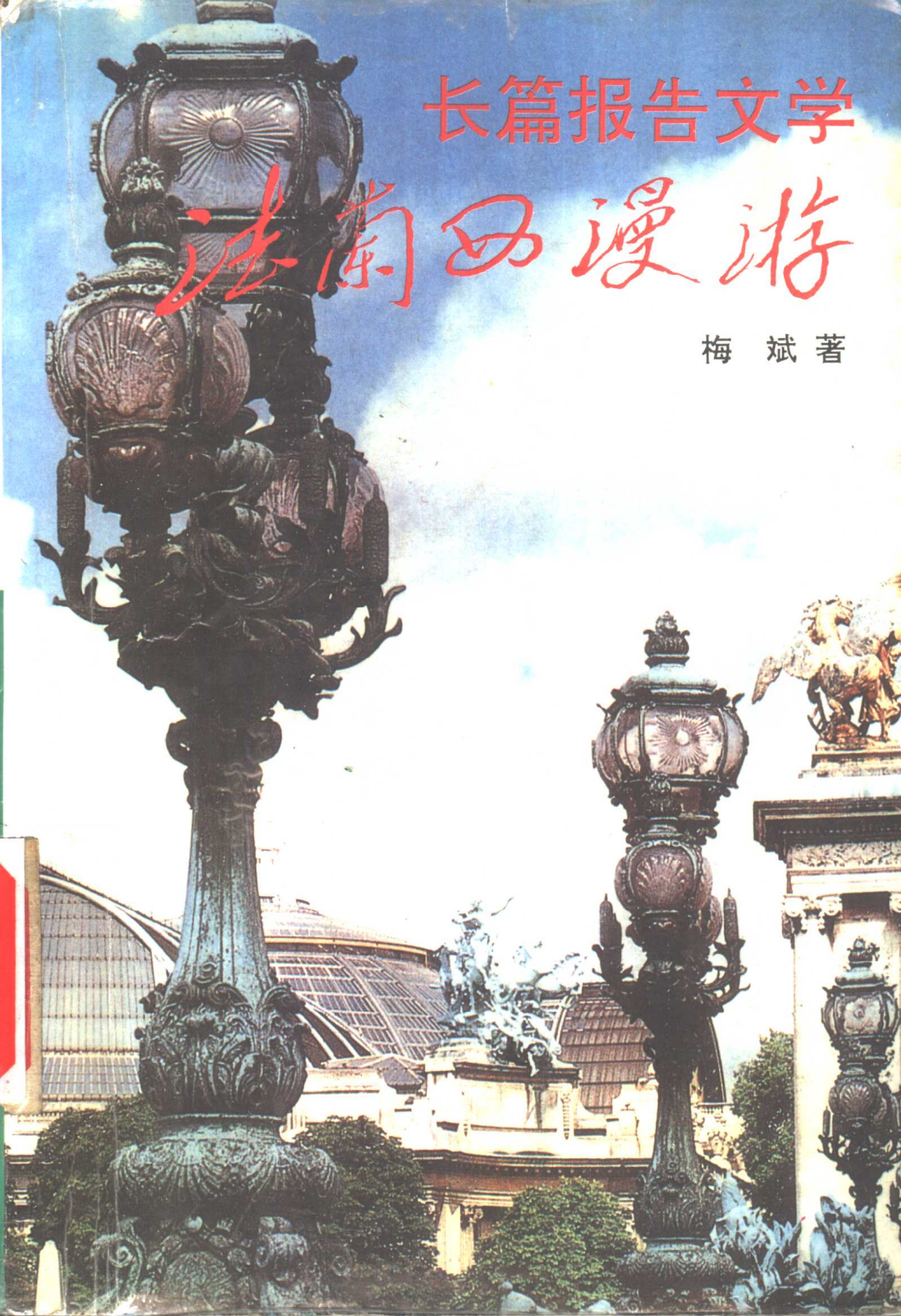


长篇报告文学

法兰西漫游

梅 斌 著



长篇报告文学

法蘭西漫游

吳祖光題 

梅 斌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九四年·北京

(京)新登字 002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法兰西漫游／梅斌著．—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5

ISBN 7-02-001850-5

I. 法… II. 梅… III. 报告文学—中国—现代 IV.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94)第00903号

书名题字：吴祖光

责任编辑：李 昕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100705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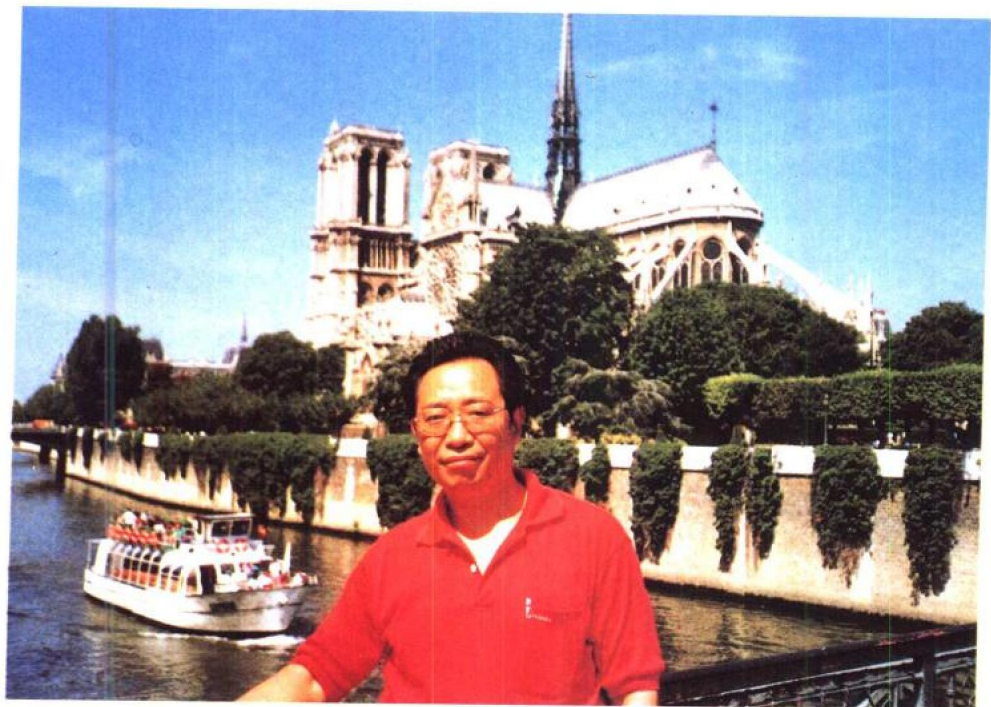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字数418,000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18.375 插页6

1994年5月北京第1版 1994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10,200

定价 13.20 元



作 者 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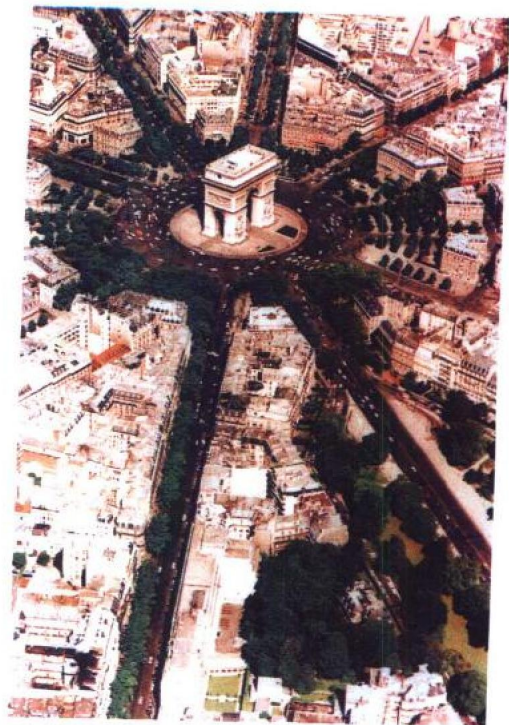
(在法国塞纳河边的巴黎圣母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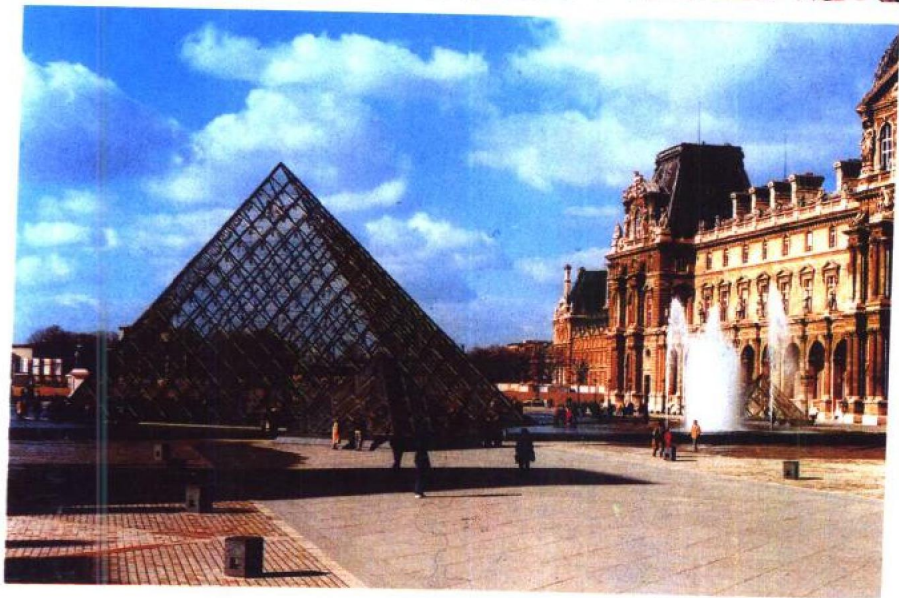
巴黎埃菲尔铁塔与塞纳河边的自由女神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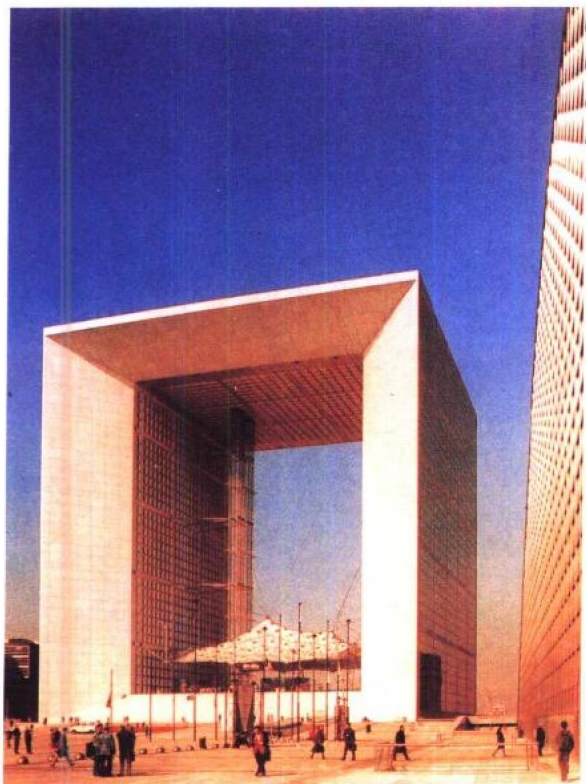
巴黎的发源地——法兰西岛



巴黎星形广场
(即戴高乐广场)



巴黎卢浮宫与玻璃金字塔



巴黎郊区戴芳斯新城
的现代凯旋门



从马赛圣母院眺望马赛

世界闻名的电
影城——“蓝色
海岸”的戛纳



卢浮宫中的雕塑
《胜利女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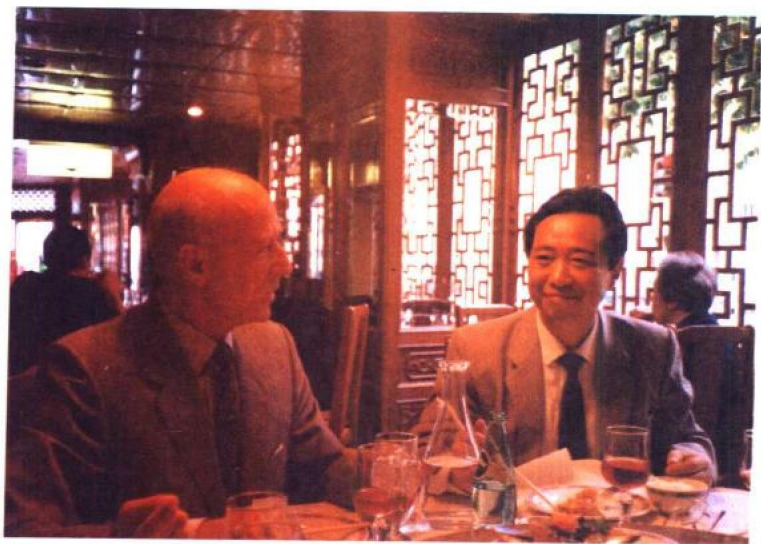




巴黎大凯旋门上的
群雕《马赛曲》



巴黎的卢森堡公园。密特朗当选法国总统后，宣布这块草地为自由的草地，6岁以下的儿童可以在草地上自由玩耍。法国人于是又多了一份自由。



与法国终生大使马乐先生在巴黎的中国餐馆



在巴黎范曾与楠莉的寓所



在法国北部山区杰拉尔先生家中作客



与老安德烈夫妇在法国西部“爱情海岸”

序

李 昕

大约从八十年代后期开始,文坛上小说失去了以往的轰动效应,而纪实文学悄悄崛起。人们似乎不愿再痴迷于小说所提供的“虚构的现实”,而迫不及待地渴望直接了解现实本身。这种转变,间接地反映着读者的人生态度从务虚转向务实的变化,与我国经济改革的背景密切相关。由于开放,外国的科学技术文化成果大量涌入,而中国人则大批走出国门。留学成为“热”,出国成为“潮”。于是,域外题材的纪实文学便理所当然成为世人瞩目的焦点。先有某某人在纽约,继而有某某人在东京、某某地的中国女人等等,品种之多,难以尽数,单看题目,都几乎构成了一种模式。为数众多的读者争先恐后地从这些作品中汲取域外的信息,感同身受地分享着作品主人公在大洋彼岸的百般体验。文学的魅力降服了读者,致使他们甚至忘记了询问一句“为何此类作品常与发财梦有关?”“为何这些作品中的人物命运总是那样大起大落、大沉大浮,忽而进天堂,忽而下地狱?”或许,一些原本热衷于其人其事的读者已默默地认可了作者的艺术加工和文学虚构,并不自觉地接纳了作者基于各自所处的环境而对域外生活所持的审视角度。但是,无论如何,对于那些渴望更全面、更深刻、更透彻也更准确地了解域外生活的读者来说,这些作品恐不能令人满足,因为它们所具备的,通常只是一种个人感受中的真实,而未必是现实中的整体上的真实。

于是，人们有理由期待更为富有广度、深度、厚度的域外题材的大作品出现。

终于，我们读到了梅斌先生的这部《法兰西漫游》。

—

《法兰西漫游》的独创性首先在于它大大开阔了域外题材纪实文学的视野。尽管在这部作品中，作者仍是以自己的耳目所及、亲历亲见为主要线索，但由于“漫游”的方式使他超脱了个人所处的特定环境的拘囿，从而使他对法兰西当代社会特别是在法兰西的中国人的整体状况进行全景式的综合反映成为可能。当然，这仅仅是一种“可能”，写好写坏还要看作者的功力。然而，我们所看到的，是作者不负众望，他不仅详尽而透彻地记述和分析了法兰西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而且同时将艺术的笔触伸向了这一社会的三个层次。首先，是社会的表层。作者以一个中国人特有的敏锐目光洞察法兰西五彩斑斓的社会面貌，将具体而丰富的社会现象连同自己的感性认识记录于书中，兴趣全在法国与中国当代社会生活的异同之处。其次，是社会的深层。作者不止于描述法国人和在法国的中国人的衣食住行以及他们的生活方式和习惯，同时着力揭示出他们各自在具体而特殊的社会环境下产生的具体而特殊的社会心理。能写到这一层已非易事，由此作品便已比那些浅尝辄止、走马观花的旅游应景之作高出一筹。再次，是社会的核心层。作者不满足于展示法兰西社会中的单个人或少数人的行为方式和行为动机，而力图从实质上把握法兰西民族的文化性格。这一层的描述、分析和阐释，关涉到法兰西何以是法兰西的问题，因此成为全书的点睛笔墨。有了这一层，本书就确立了卓而不群的思想高度。

当然,这里所列的三个层次绝不是彼此孤立的,作者早已用艺术的笔墨将它们融合得浑然一体,天衣无缝。这本身,大概便要归因于作者组织、归纳、筛选、运用感性素材的能力,但本书所摄取的材料之丰富,足以令人惊讶,由此便不难想象作者经营之苦心。以作者对法国历史文化和当代社会生活的了解,我们称他是“法国通”恐怕已不是赞词,因为在一般意义上粗通也便是“通”,而他的“通”却是属于精深的。但“通”者未必就能写出这样的巨作,如同我们国内不少年富力强的作家走遍了祖国的大江南北,也没有谁写出一部《中国漫游》。所以,此事须“通”者有心方可为之。梅斌先生不愧为有心且细心之人,除了博闻强志以外,他搜集素材依靠的是永不离身的日记本。据说,为写此书他有时每天记上万字的日记,而写作过程中他竟动用了成箱成捆的日记本!正是因此,这部作品从细节到整体的真实性才获得了可靠的保证。它以逼真的场景,严谨的叙述,无可辩驳的事实,言之凿凿的数据,入情入理的分析,高屋建瓴的阐释取信于读者,其结果是,它将法兰西的本来面目昭示于人,将某些人幻想中的“天堂的法兰西”和另一些人诅咒中的“地狱的法兰西”统统拉回到现实之中,展现出一个个活生生的人间的法兰西!

作为本书的作者,梅斌先生的条件可谓得天独厚。这不仅由于他与西洋人打交道逾二十载,曾有五次访法之经历并以获奖法文翻译家的身份于一九九一年到法国进行了为期四个月的自由旅行,客观条件的便利使他结识了法兰西上上下下不同阶层的各色人等以及形形色色的旅法华人,对法语的精通使他的观察和采访全无障碍。而且,至少在同等重要的意义上说,他的创作得益于他良好的中国文化修养。这部作品的成功,同样要归功于作者的中文功底。近些年来,或许是由于社会分工愈来愈具体精细、人才培养愈来愈专门化的缘故,学贯中西的学

者也愈来愈少见了。懂中文的不懂西文，通西文的不通中文，很少有西文学者能像梅斌先生这样熟知四书五经、唐诗宋词，对中国文化颇有心得者。这是梅斌先生法文以外的“另一条腿”。两条腿踏地，躯体方稳固，行动方灵活，于是他才能进行别人难于成行的“漫游”。而西文与中文终究是“腿”，创作却是要用脑的。所以对他来说，西文与中文两者相加，并非一加一等于二，而是一加一大于二了。

二

所谓一加一大于二，原因在于作者在本书中采用了比较文化的视角。他并非简单地罗列法兰西的奇闻异事，而是着力通过对中法文化相异之处的辨析提出启人心智的见解。作品通篇充满了比较，这是难能可贵的。但谁都知道，比较本身不是目的，只是一种手段。它的目的在于鉴别，而鉴别有赖于睿智和理性，需要冷静的头脑和豁达的胸怀。否则，比了半天，把人家捧到天上，把自己踩到地下，弄得人人灰心失望，有何意思？或者，看自己通体光明，看人家一无是处，愈比愈加夜郎自大，飘飘忽忽，又有何益？可惜，以往我们在报刊图书中常见的比较研究，类似的作法并不少见。究其原因，无非两点：一是未能深入地知己知彼，捉住“一斑”则议论“全豹”，二是观念先行，六经注我，而那观念却是情绪化的产物。尽管我们不想否认这种比较的结果或许也包含着部分的真理性，但社会显然在呼唤着更为客观的公允之论。

即使我们还不能仓促断定作者持论是否“公允”，至少我们应当充分肯定他所作出的努力。在本书中，他显然是站在整个人类文明的高度俯视中法两个民族的生存方式和文化性格的。

这使他既与盲目的崇洋媚外无缘,又超越了狭隘的民族排外意识。他的立场是客观的,无论对法国对中国,他衡量是非的尺度只是对人类文明的进步有益或有害。与这种立场有关的,便是他对历史进步的渴望和对人类文明的热爱。由于祖国的繁荣昌盛应当而且只能作为人类文明的一部分而存在,所以他爱中华民族,也爱法兰西民族,并将前者作为后者的根据。在他看来,一个不爱祖国的人根本不可能真心热爱别国,同样,一个对别国先进文化抱有偏见的人亦不可能对祖国有益。由此,他便具备了一种达观的态度与平和的心境,能对法兰西不虚美、不隐恶地品头论足,好处说好,坏处说坏,并频频与中国社会文化现象相互对照。而从书中,我们不难发现,作者所进行的诸多比较,其动因都在于他对中华民族富强的企盼。这便说明,作者的爱国之心无疑也是决定本书的思想价值的原因之一。

在作品中,梅斌先生所作的比较大多是文化性的。但人所共知,文化有丰富的内涵,在广义上,它甚至包括一个民族所特有的一切。在法兰西,《拿破仑法典》是文化,埃菲尔铁塔、卢孚宫是文化,罗丹的雕塑、德拉克罗瓦的画都是文化,但这些只是文化的“硬件”。同样,这个民族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也是文化,作为“软件”文化而存在。在这个意义上,法国人的衣食住行、举手投足莫不富有自身的文化色彩,如许多场所为知识分子塑像的壮举,海滩上男男女女的“无上装”运动,乃至巴黎街头随处可见的狗屎,都是某种文化观念的反映。应当说,这种“软文化”对法国当代社会的影响甚至胜于“硬文化”,因之,作者便理所当然地给予它以更多的关注。这种关注使作者得以从比较之中较为深入地揭示了法兰西民族的文化心理与文化性格,从而大大强化了作品的思想蕴含。

需要着重指出的是,《法兰西漫游》作为纪实文学作品,本身

兼具着文学品格与学术品格。尽管它所提供的比较文化学的成果,有些尚未上升到理论高度,有些只是灵感闪动时的片言只语,失于零散琐碎,但却常常是不易得之的。在整体上,作为一种学术性成果,甚至超过了某些同类的学术专论。这或许也得益于作者采用的文学手法。与学术论文不同,本书作者是以文学之笔将法国社会作为一个整体和盘托出的,作品在描述中既不舍弃感性材料,又不忽视一些事件发生的过程。唯其如此,作品才显露出某些优越于学术论著之处。因为以抽象概括归纳演绎见长的学术论著难于展现社会现象和事件过程的全部丰富性,而在这种丰富性之中,往往包含着现象和事件的复杂与多义。这便是学术论著有时难免导致偏颇的客观原因,同时,也便是近年来一些新颖而有价值的思想观念不是首先出之于学术领域而是见诸于文学领域的道理。因此,本书作者有意无意地选用了纪实文学的形式作为他的比较文化观念的载体,这无疑是明智之举。

三

作为纪实文学之作,本书的文风值得一议。它以“漫游”为线索,却以“漫谈”为基本手法,通篇无虚饰,不雕琢,只以平静的语调、聊天儿的方式神侃。几十年来,我们在当代文学作品中,几乎还没有见过这样的写法儿。从表面上看,作者似乎全不用力,只是随思而录,信口闲谈,但实际上,却相当讲求布局谋篇、行文章法,并有明确的题旨。作者的感情是深沉的,而行文却是轻松的;作者的态度是严肃的,而行文却是活泼的;作者的思想是深刻的,而行文却是浅白的。这便是内容与形式一种巧妙结合,它使作品变得既好看又耐读,既可使读者“捧读”以钻研,又